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三

可以窈可以明 道應

樾謹按窈讀爲幽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命赤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窈之通作幽猶幽之通作黝也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樾謹按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諭篇竝作若以石投水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樾謹按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惠子爲國法而示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人爲是序意篇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卽諸先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民人皆以爲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翟煎何以云善而不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爲是而欲改淮南以從之誤矣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樾謹按飄風暴雨下脫不終朝三字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是其義也日中不須臾乃日中則仄之義今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飄風暴雨亦不須臾者失其義矣列子說符篇正作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可據以訂正呂氏春秋愼大篇亦脫不終朝三字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舉難篇歌者上有之字當從之之猶是也之歌者即是歌者也無之字則文不備新序雜事篇作此歌者此亦猶是也

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樾謹按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

輪扁曰其人在焉

樾謹按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焉皆是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其人在焉猶曰其人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已死矣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乎與此文異而義同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

樾謹按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而衍此但言行

賞罰下乃分別言之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君字則下文不可通矣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

樾謹按韓非子喻老篇周下有塗字是也行而見之則必在道塗之閒故曰見徐馮於周塗周塗猶周道也

爭者人之所本也

樾謹按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殆人之所本逆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殆人所棄逆之至也彼作棄

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作殆尤爲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爲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

差須夫子也

樾謹按此本作嗟句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篇作嚱且待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意須也失之甚矣

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

樾謹按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勇敢而善謀中子

旦恭儉而知時若此句有行字則與下兩句不一律矣蓋涉上文與之競行而衍

元玉百工大貝百朋

樾謹按高注曰三玉爲一工也五貝爲一朋也然三玉爲一工它無所見疑本作元玉百珏注本作二玉爲一珏也說文珏部二玉相合爲一珏是也莊十八年左傳賜玉五瑴僖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國語魯語行玉二十瑴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瑴杜預韋昭郭璞注竝以雙玉說之瑴卽珏之或體是古人用玉率

以珏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珏字闕壞而爲工後人因改爲工又改高注二一玉爲三玉以別異於珏耳至朋之訓五貝本詩菁菁者莪篇鄭箋然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厤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塙詁古者貨以二貝爲一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龜李鼎祚集解引崔憬曰雙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曰

朋貝以兩為朋猶㑭以兩為朋也此云元玉百玨大貝百朋玨也朋也皆以兩計元玉百玨者玉二百也大貝百朋者貝二百也其數正相當矣

是以犯敵能威

樾謹按威乃烕字之誤烕讀為滅言能滅之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有去之能速四字高注曰故進能滅敵去之能速也此文無此四字則於文為不備疑寫者脫去之

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柸治悖若有喪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止柸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

極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爲極治也其實極治卽不怡也不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必楚語因聲誤而爲極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句心不怠卽乃止駕心不怡也喜者嘉字之誤駕之叚字也怠者怡之叚字也

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樾謹按嘗下脫見字下文對曰未嘗見也嘗見字與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篇作子嘗見有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正有見字能兩活當作而能活說見呂氏

春秋

棄劍而已

樾謹按已乃人已之已已上當有全字呂氏春秋正

作棄劍而全已

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

樾謹按載當作哉聲之誤也哉下脫不以二字呂氏

春秋正作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

之謂乎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樾謹按掩字無義高注曰掩猶揮也義亦未詳掩乃

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是其證也下文此所謂笎于梟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笎子所謂烏飛而準繩者按烏飛準繩本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即說烏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之行不扶以繩亦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撥以為正即此扶字之義因扶字闕壞止存扶形後人遂以意補成掩字耳

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

樾謹按全乃令字之誤令猶使也道與導同謂導使

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也

於是乃去其脋而載之木

樾謹按高注曰脋被髮也木鷸烏冠也知天文者冠鷸王氏引之以木爲朮字之誤朮卽鷸字也引匡謬正俗鷸字音聿亦有術音蔡氏獨斷謂爲術氏冠爲證其說洵塙不可易矣惟未說脋字之義脋當爲鍪鍪者兜鍪也說文兜部兜兜鍪首鎧也從省言之則止曰鍪氾論篇古者有鍪而綣領高注曰鍪頭着兜鍪帽是也去其鍪而載之朮謂去其首鎧而戴之鷸鳥之冠正與解其劍而帶之笏文義一律作脋者叚

字耳高注以被髮說之夫被髮豈可言去足知其非矣

夏后氏祭於闇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

樾謹按高注首句曰於室中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堂上日平旦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注曰闇昏時也陽讀爲日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

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一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文所說本屬郊祭郊祭必爲壇初非廟祭有何室中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闇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即是祭以朝朝者日出也因周人尚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闇而畢故曰以朝及闇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闇二字者意在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闇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有取於闇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闇耳檀弓篇止言大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闇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

氏誤以朝爲庭中遂并上文亦以室中堂上言之與
祭義不合不可從也

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樾謹按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
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之
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
氏自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
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

古者人醕工龎商樸女重

樾謹按重本作童大戴記王言篇民敦工璞商慤女

撞郎淮南所本也童與憧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

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樾謹按下言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上而生二字乃故萬之誤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

樾謹按德當爲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

之所以存者道得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亾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葢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卽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

樾謹按當字無義羣書治要作慮然謀卽慮也何謀之敢慮義亦難通當疑啚字之誤言救罪且不給不

假更爲他謀也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尫養由基黄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

樾謹按高解相與篡之句曰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夫上文竝無恭王見禽於晉之事則云相與篡之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二十字是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

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

樾謹按上云劒工蔵劒之似莫邪者莫邪是良劒之名則碧盧亦必是美玉之名地形篇碧樹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青玉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然則莫邪碧盧是喻君子非喻小人高注曰碧盧或云碔砆失之

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劒而利鈍識矣

樾謹按狐甲之義不可曉狐疑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楊注曰蚤與爪同此爪甲連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言燭庸子之於劒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臾兒易牙淄

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一哈言其少也

與此文正一律

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

樾謹按讓當爲攘詮言篇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高注曰攘却也此云不攘福義與彼同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詮言

樾謹按下用字衍文文子符言篇作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是其證

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

樾謹按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竝曰固必也治未固於不亂行未固於無非言爲治未必不亂爲行未必無非也下文曰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尚未牢固說之其義轉迂

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

樾謹按常與尚通史記衞綰傳劍尚盛漢書尚作常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尚作常竝其證

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

樾謹按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下文云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皆以智能對舉故知此亦當然

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

樾謹按全字無義乃璽字之誤國語魯語追而予之璽書韋注曰璽書璽封書也此璽封二字之證時則篇曰固封璽封璽與璽封同五音集韻曰璽俗作奎

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爲全矣氾論篇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爲信金亦璽字之誤說見王氏讀書襍志彼璽誤爲金此璽誤爲全其誤正同

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

樾謹按寶字無義疑當作資荀子性惡篇離其資傷注曰資材也謂雖有聖賢之材也資與寶形似而誤

一身之身既數變矣

樾謹按上身字當作人氾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文義與此同

其旨矣

行成猷止成文

樾謹按成猷之文殊不成義高注曲爲之說非也猷疑獻字之誤隷書獸或作猷見桐柏廟碑形與獻似故獻或誤爲猷周官庖人職賓客之禽獻注曰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是其例也論語八佾篇文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所本行成獻止成文者獻賢也言行則成賢善止則成文采也字誤作猷則不可通矣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本爲卒字之誤其說是矣惟調之言和也台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調當作⿰多周玉篇多部⿰多周丁幺切彡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多周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閒世篇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大也大與多義相近故玉篇⿰多周訓多亦訓大且其字亦或從大作奝也

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

樾謹按文子符言篇作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當從之此中明上文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形不可使形勝神也觀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

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

樾謹按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甯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不知彼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言耳目鼻口此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止言耳目口兩文不同未可據彼以增此也

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

樾謹按先字衍文先前倡也言倡不必言先文子上德篇正作不爲物唱無先字

智遽於事

樾謹按遽讀爲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劇於事謂勞於事也遽劇古通用公羊宣六年傳釋文曰劇本作遽

不能爲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

樾謹按高注曰佐君位也則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爲君位也今加人旁作佐則失

故不得不中絕　兵略

樾謹按此當作故人得不中絕言聖人勃然而起爽險除穢故人類不至於中絕也今作不得不中絕於義難通文子上義篇亦然則其誤久矣

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樾謹按去術篇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作很契王氏引之曰狠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狠狼狐狂獖犬屬也玉篇猰公八切猰犬也猰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不如狠契說見讀書雜志今以其說推之此文豺

猨亦當作猨契蓋猵獺能食魚猨契能搏獸故猵獺不可與池魚並畜而猨契不可與禽獸同養若豺猨本非人之所養又何待言夫乎此於義不可通且獺與契爲韵若作豺猨則於韵亦不可協矣蓋由後人習聞豺猨罕聞猨契故率意更改皆非其舊

此天之所以誅也此民之所以仇也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呂氏春秋懷寵篇作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無兩以字文子上義篇同

有道天之道帥民之賊者

樾謹按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衛是也當由衛

誤作衛因改爲帥耳

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

樾謹按相支以日甚爲無義文子上義篇作相交於前當從之交與支形似前誤交誤爲支因改於前爲以日使成文義耳

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樾謹按高注曰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則正文及注文朕字皆勝字之誤故以可不可言若是朕字則但當言有無不當言可不可也文子自然篇作夫物有勝唯道無勝當據以訂正

察行陳解嬻之數

樾謹按解𪱙當爲解續解之言解散也續之言連續也解續猶言分合下文曰出入解續是其證

博則能禽𪱙

樾謹按博與𪱙義不相應與上文静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疎不一律矣博當作摶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摶圜也故與𪱙相對爲文太元中次六日月闕其摶月之有闕有摶即此文摶𪱙對文之證

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

樾謹按於字衍文也處堂上之陰者謂察堂上之陰也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是處與相同義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不處猶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卽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可通且處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相對今增於字則何法亦參差不齊矣

典疑如冬

樾謹按高注曰典常疑正也此未得典字之義典讀

爲頎典之典考工記輈人是故輈欲頎典鄭注曰頎典堅刃貌然則典與凝猶堅凝也與上句湫漻如秋一律若訓典爲常則失其義矣

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

樾謹按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并通廣雅釋詁并同也併饑寒與同甘苦一律

魄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 說山

樾謹按吾將反吾宗矣上當有䰟曰二字此乃䰟之言也吾將反吾宗者䰟欲反其宗也故下文曰魄反顧䰟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也高解反吾宗

曰蒐將反于無形則其所據本並有蒐曰二字不然何知其是蒐而非鬼乎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

樾謹按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不可使長言當從之高注曰長主也又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未得長字之義長主也則長猶典也不可使長言猶曰不可使典言謂不可使典主敎令也

歐不可以虛氣召也

樾謹按氣當作器莊子人閒世篇氣息茀然釋文曰

向本作謥器云器氣也是器氣聲近義通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官人篇氣作器此古書以器爲氣之證獸不可以虛器召猶上句云魚不可以無餌釣也文子上德篇正作獸不可以空器召

保者不敢畜噬狗

樾謹按高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謂之保者義殊未安此保字乃阿保之保禮記內則篇其次爲保母是也保者不敢畜噬狗恐其驚孺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樾謹按上非字衍文也本作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迥殊正以馬之類明知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亦以物之同見人之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即淮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

見卵而求晨夜

樾謹按晨當作辰淺人誤謂與夜對文故加日作晨不知非其義也辰者時也詩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毛傳曰辰時也正義曰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然則辰夜即時夜也莊子齊物論篇正作見卵而求時夜蓋皆本於毛詩淮南用其文莊子用其義耳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莫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樾謹按寒下當有暑字兵略篇曰是故處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彼以暑與序為韵此以暑與莫為韵今刪暑字則失其

韵矣上文曰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縣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味氣爲韵則此文亦必有韵可知當據兵略篇補

孫叔敖制冠浣衣

樾謹按制疑刷字之誤爾雅釋詁刷清也故與浣衣對文

祭之日而言狗生

樾謹按生當作胜說文肉部胜犬膏臭也狗胜猶言狗臭

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樾謹按藥當讀爲𤻲說文疒部𤻲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爲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叚字韓用正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四

曹氏之裂布　說林

樾謹按高注曰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閒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然則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者蓋涉下文夏后氏之璜而衍非高本之舊也惟高注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卽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

之裂布也曹疑當讀爲襩廣雅釋器曰襩襦也玉篇巾部曰幘藉也幘卽襩之異文又衣部曰襦小兒衣也然則襩者疑是小兒承藉鹵屎之布故亦謂之襦襦猶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緥小兒大藉也卽其類也襩之裂布者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字通作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卽餘布言承藉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爲物至賤然而蛛者貴之正上文時有所合之意

烏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各依所生也哀與依古聲

同此作哀者即依之叚字耳高注曰哀猶愛也非是

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鬬

樾謹按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獨以器言且大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本作大庖不豆呂氏春秋貴公篇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即淮南所本高氏彼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疑高氏此注亦與彼同今但存豆簠簋籩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旣誤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剅之叚字廣雅釋詁剅裂也大庖不剅謂不自割裂與不斲不鬬一

律說詳呂氏春秋

任動者車鳴也

樾謹按高注曰任者輦也詩曰我任我輦此說失之黍苗篇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輦者車者牛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是毛鄭皆以任輦爲二事若曰任者輦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通乎今按此任任即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輈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鄭康成說任正衡任未得其義宋戴侗六書故曰任正者輈也衡

任者輈也近世學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輿下者始
足當任木之名隧深四尺四寸輈在四尺四寸下者
任正也車廣六尺六寸輈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
金氏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
任正者輈也伏兔也衡任者軸也衡也其說皆本戴
氏而推之可以說此文任動車鳴之義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

樾謹按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既
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
使工捻竅然則但氏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

爲異名以别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吹竽然必自吹之而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厭竅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即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也成竅也彼舉其人以實之此則不舉其人耳倡字闕壞而成但字隸書工或作𢀜氏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氏高據誤本作注曲爲之說失之矣

蝯狖之捷來乍

樾謹按高注訓乍爲暫疾而以疾擊取之申明其義

此出說也乍與作通肖讀爲斮爾雅釋器魚曰斮之
禮記內則篇作魚曰作之卽其例也成二年公羊疏
引樊光曰斮砍也砍乃斫之俗字斫者擊也猨狖之
捷來斮謂見斫擊也方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
一律繆稱篇曰猨狖之捷來措高注曰措刺也刺擊
義亦相近

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
棄豈能致千里哉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轂虛而中立是此文轂下脫
虛而中三字一輻文子作一輸亦當從之葢一輸在

轂中三十輻在轂外若一軸獨入而三十輻皆棄即不成爲輪矣故不可以致千里也

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

樾謹按此當作蘇秦步曰何步趨曰何趨馳曰何馳因首句高注有何故二字遂誤正文何步爲何故而馳下又脫曰何馳三字則文不成義矣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

樾謹按高注曰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王氏念孫謂的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爲善乎無提提爲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

的的猶提提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意儀禮鄉射禮篇獲者坐而獲鄭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射中爲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

樾謹按故之與先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㝵故字作㪅兩形相似隸書失字或作先先字或作先兩形亦相似因誤得爲故誤失爲先耳之與矣三字衍文也蓋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諾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爲矣耳文

予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諸之與已相去千里可據以訂正

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樾謹按以字衍文高注曰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則其所據本無以字

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

樾謹按四語相對成文且陽霜爲韻非有脫誤文選洛神賦注引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衆生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衆人行於霜有迹疑無迹也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并注

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欲據以增入正文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矣

寅丘無壑泉原不溥

樾謹按寅丘謂大丘也方言夤大也廣雅釋詁同寅卽夤之叚字言丘雖大而無壑則泉原不溥也下文曰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丘必言其大矣高注以爲汙潦水名非是

抮和切適

樾謹按高注曰抮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然則正文

疑當作袗和適切切者急切也適猶之也往也言轉其和平之音而適於急切之調也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

樾謹按高注曰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以存國然隨牛未知何人據人閒篇注曰甇他弦高之黨未聞其有隨牛也隨牛疑當作隨生卽謂漢初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爲隨生乃漢時常語也隨何爲漢初辯士故曰尾生之信不如隨生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資於敵

紓漢披楚唯生之績此卽隨何稱生之證

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 人閒

樾謹按總一筦三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端而散於無竟總於一筦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誤倒失其義矣

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樾謹按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疒且二字之誤病將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疒部疒痾也人有疾痛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疒其從矢之疾蓋疾速字而非疾病字也後人叚疾爲疒疾行而疒

廢矣疒且从卽疾且从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並作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疒古今字耳因疒且二字誤合爲疽字後人乃於上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

樾謹按二世而爵祿文義未完疑本作二世而奪祿下文曰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奪字卽承此而言因奪與爵草書相似又以文在祿上故奪誤爲爵耳夫所謂孫叔敖獨存者存其寢丘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韓子喻

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亦言祿不言爵則爵字之誤無疑矣

魯君聞陽虎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逸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楊注曰失讀爲逸是其證也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杜注曰逸逃也陽虎逸即陽虎逃古字逸與佚通故亦通作失

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

樾謹按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下文求地而弗與即承此而言戰國趙策作魏桓子欲勿與

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

矣

樾謹按勢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相恃而存也呂氏春秋權勳篇曰大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即淮南所本虢不亡恃虞虞不亡恃虢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誤作勢者蓋因呂氏春秋此文之上有虞虢之勢是也句韓子十過篇亦有虞虢之勢正是也句疑淮南不當無此句因以竄改非其舊矣

此吉祥以饗鬼神

樾謹按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衡福虛篇並

作此吉祥也當據補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攏謹按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遠塞字為義也班孟堅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卽用此事而云北叟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作北塞上之人蓋涉正文北叟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文選幽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叟之義安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禍李賢

注曰北叟塞上叟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蓺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竝作北塞上之人則爲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諸類書所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

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若有義行也

樾謹按調當爲周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

逸注曰周合也心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通用文子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

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

樾謹按愈當爲愉古偷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釋文云愉音偷是其證也愉利即偷利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偷可後將無復

至其日之夜

樾謹按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正作至於期日之夜

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

樾謹按後字義不可通乃從字之誤佞人得志故晉國之士皆舍仁而從佞也晉國之武即晉國之士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

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廷中而弒簡公於朝

樾謹按攻乃殺字之誤殺宰予弒簡公君臣異辭其實一也下文曰廷殺宰予是其明證

郈公作難

樾謹按郈昭伯魯大夫不得稱郈公乃郈氏之誤上文云郈氏介其雞是其明證也今作郈公者涉下文

魯昭公出走而誤又按魯昭公出走句王氏念孫謂衍公字以上下文皆四字句故也然上文云簡公遇殺身死無後疑此文亦作昭公昭公不稱魯猶簡公不稱齊後人誤加魯字遂致句法參差而王氏乃議刪公字失之矣

西屬流沙北盭遼水東結朝鮮

樾謹按盭字無義疑繫字之誤爾雅釋詁繫盡也言北盡遼水也史記作北臨洮至遼東至即有盡義

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樾謹按憤然非自反之貌憤疑憒字之誤周易繫辭

傳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虞注曰隤安也馬注曰柔貌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喟然此誤隤爲憒猶彼誤嘳爲憒皆形似而誤古書從貴從貴之字往往相亂詳見讀書襍志

武王蔭暍人於樾下

樾謹按注曰樾下衆樹之虛也此注未得精神篇曰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越讀緌無重越之越也此注得之越樾古同字而前後異說疑有許高

之異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閒泰族要略八篇標目下無因以題篇四字與它篇不同或許注也因無塙證故不別言之

予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樾謹按盤罪二字甚爲無義盤疑本作服服古字作𦨶與般字相似往往致誤爾雅釋詁服宜貫公事也釋文曰服又作𦨶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楊注曰服本或作𦨶並其證也服誤爲𦨶因又誤爲盤耳服者負之叚字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是負服一聲之轉古得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

出奔也高注曰盤碎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禹沐浴霪雨櫛扶風脩務

樾謹按浴字衍文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扶字疑卽疾字之誤隸書疾字或作疾見周令趙君碑扶字作扶見桐柏廟碑兩形相似故誤耳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卽淮南所本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樾謹按高注曰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然循谷而行謂之谷行甚爲不辭且水注谿曰谷水之東流豈必循谷而行乎於義亦不可通

谷疑沿字之誤沿字缺壞止存右畔之㕣因誤爲谷矣荀子禮論篇榮辱篇楊倞注並曰沿循也然則沿行者循行也高注本作循沿而行谷以循訓沿耳又下文說申包胥事曰於是乃贏糧跣足跋涉谷行大中包胥自楚至秦北必行於谷中且其下說所經歷之地曰峭山曰深谿曰川水曰津關乃獨以谷行二字冠之則於文轉爲不備矣谷亦沿字之誤沿亦循也申包胥恐爲吳軍所得不敢從正路循沿邊際而行故曰沿行楚策載此事曰於是贏糧潛行是其義也

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

樾謹按感下本有之矣二字傳寫脫之則文義未完文子精誠篇正作故在所以感之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樾謹按非學者多下有脫文或是言字或是曰字未敢臆補蓋人性各有所脩短云云乃世俗非學者之說意謂人性之自然者非學所能損益也下文吾以為不然則推而自為破之之說

使未嘗鼓琴者

樾謹按琵當作琴上文云然而搏琴撫弦此與相應不容異文

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

樾謹按不字衍文多暇日者謂其人偷慢懈惰而不學故多暇日也今衍不字失其指矣荀子脩身篇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卽淮南所本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樾謹按彊立本作務立上文名可務立功可彊成高注曰務事也然則此亦當言務立今作彊立者乃後人據文子精誠篇改之不知彼上文云名可強立功

可強成與此文本不相同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繼謹按治字衍文本作卒勝民全此時但求民之全不當計其治不治也後人誤以全字屬下句讀故妄增治字耳楚策作社稷其庶幾乎無全字然則此全字上屬無疑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

繼謹按竭筋力以下皆申包胥之言也申包胥下當有曰吾二字而今脫之楚策曰棼冒勃蘇曰吾被堅

執銳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是其明

證

琴或撥刺枉撓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

之

樾謹按側室二字無義高注曰側室或作廟堂也廟堂亦無義疑淮南原文本作則尚士爭鼓之尚與上通尚士即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劍弓人爲弓並有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銋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猶彼曰則

貴人爭帶之也因叚借爲上而借士二字誤合爲堂字淺人因改則字爲廁字高所據或本是也又因古本實是則字遂改堂字爲室字而加入旁於則字之左使成側字高所據本是也皆非淮南之舊

蔡藋之生蟆蟆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

樾謹按高注曰櫨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竝當作廬漢書食貨志注曰廬田中屋也故高注訓廬爲屋以爲廬棟猶曰以爲屋棟說山篇曰郢人有買屋棟者彼云屋棟此云廬棟其義一也因棟字從木遂并廬字而亦誤從木作櫨櫨者柱上柎也若果是櫨字何

得以屋訓之本經篇標株構櫨高注曰櫨柱上枅即梁上短柱也然則高氏非不知柱上枅之義何以於此篇必變其說乎且以文義言之曰加數寸言其長也屋棟之木必取其長若櫨則短柱耳以方木為之其形如斗故亦謂之斗拱非必長木乃可為之何取於日加數寸者乎

一言聲然大動天下 泰族

樾謹按聲然二字文不成義聲當作罄涉上文四海之內寂然無聲而誤也周書太子晉篇師曠罄然又稱曰孔注曰罄然自嚴整也是其義也下文故聖人

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聲然亦謦然之誤能讀爲而

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

樾謹按旅字無義疑放字之誤廣雅釋詁放效也言天地所生者雖奚仲不能放效之雖魯般不能造作之也高注曰旅部旅也其所據本已誤

故聖人懷天氣抱地心

樾謹按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抱地氣是也上文云故聖人者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心之文既與文子同則下句亦當作抱地氣矣傳寫誤

曰上文故聖人者懷天心下疑亦當有抱地氣三字今闕此句文義不備

巢枝穴藏

樾謹按枝乃鼓字之誤巢鼓穴藏相對成義史記梁孝王世家索隱引通俗文云高置立鼓棚曰鼓閣即此鼓字之義巢高故言鼓穴深故言藏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

樾謹按故立當從文子上禮篇作以立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木水二字傳寫誤倒當作水木蓋金水木火土相生之序故本之以立父子之親也

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

樾謹按勇者當作輕者上文云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以輕重貪廉對舉其本作輕者明矣淺人不尋上下文理見有進鬬之文妄改爲勇者非其舊也又按上言四者而下言五者義亦可疑且輕與重

反貪與廉反所謂四者相反也信則與何者相反乎乃云五者相反義不可通疑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十二字淺人竄入淮南本無此句五者亦作四者與上文相應因竄入信者句遂改四為五以合之而不悟其不可通耳

小見不達必簡

樾謹按小上當有道字因涉上句小埶破道兩道字適相連寫者止於上句道字下作二小畫以識之而遂脫去也見乃則字之誤則字闕壞止存左旁之貝因誤為見矣達下當更有達字亦因止作二小畫而

脫去也其文本曰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與此文小異而義同若如今本則不成文理矣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樾謹按天心動化本作無心動化因無字作无故誤為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精誠篇曰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即可以正淮南子矣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

樾謹按興字衍文蓋即與字之誤而衍者高誘注呂

氏春秋觀世篇引此文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是其明證文子下德篇亦無與字

乘衰而流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水之從高流下必有次弟故曰乘衰而流高注訓衰爲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爲衺之誤字更非矣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

樾謹按既云百川則不得又云不爲川川字衍文也後人因下句云不爲君子故妄增川字使字數相當耳文子上義篇正作不注海者不爲谷

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

樾謹按刎下當衍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

樾謹按身之重也本作身句所重也與天下句大利也一律涉上下句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句而衍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鬬

樾謹按乃相卒而爲致致勇之寇文不成義當作乃相卒爲勇而致之寇與下句相對致如致師之致寇卽謂吳人也言致死於吳也下文曰各致其死郄吳兵復楚地是其義也王氏念孫改爲相卒致勇而爲之寇然百姓郄敵初非爲寇於義不可通矣

天地之閒無所繫戾

樾謹按繫戾當爲擊戾主術篇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是也擊戾猶拂戾也擊者轂之叚字說見荀子脩身篇

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樾謹按因乃困字之誤言困於患難則造作其備也與下句犯其難則得其便一律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慴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樾謹按知應無方而不窮哉句衍知字哉字應無方而不窮犯大難而不慴見煩繆而不惑三句一律皆蒙又況二字為文因涉上文欲知高下欲知輕重欲知遠近而誤衍知字則與下二句不一律遂於句末加哉字使自為句而文義隔絕矣

根深則本固

樾謹按根所本也不得云根深則本固本乃末字之誤上文云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是也後人習於根本之說遂妄改爲本字失其義矣根深則末固與下句基美則上寧一律說文木部曰木上曰末然則末即木之上也末固上寧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然則下句上字亦當作城字矣下句不言城知此句亦不言木王說非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

樾謹按撫下脫止字本作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

作師曠撫而止之韓非子十過篇作師曠撫止之論

衡紀妖篇作師曠撫而止之竝有止字是其證

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

樾謹按生百隙本作開百隙涉下句而誤也下文曰

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是其證

懼爲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要略

樾謹按爲字涉下句多爲之辭博爲之說而衍本作

懼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與下文又恐人之離本就

末也一律衍一爲字則文不成義

發號施令以時教期

樾謹按朞當讀爲惎宣二年左傳楚人惎之杜注曰惎教也文選西京賦人惎之謀薛綜注曰惎教也是惎與教同義故曰以將教惎

標舉終始之壇也

樾謹按高注曰壇場也然終始不當以壇場言此注未得其義壇當讀爲嬗說文女部嬗一曰傳也精神篇以不同形相嬗也高注曰嬗傳也終始之嬗即終始之傳作壇者叚字也

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樾謹按酒白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白酒而傳寫誤

倒之周官酒正職鄭注曰昔酒今之酋久白酒然則白酒止漢時常語藝文類聚襍器部引此白作甘蓋因已倒爲酒白故臆改爲甘字一盃酒甘亦於義不安未足據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